

第四回 臧書吏陳說場弊 繆室婆醉施酒瘋

話說長安一個書辦，姓臧，名不退。他說道：「一切場內編號騰卷，皆是我掌案。每年有人來打點，也要做一兩樁事兒，故此主顧越多。上年有茂陵一位姓鮮於的朋友，來央我辦辦，因機會不湊，不曾與他成全。那曉有這樣好人，分文也不來倒餽今年不知此人可曾到否？若到時，須去望他一望，或者又要央我也不定。」正是：閉門家裡坐，錢從天上來。這老臧正在猜望，誰料鮮於佶恰來相訪。說道：「此是老臧的門首，待我敲門。」問道：「有人麼？」臧不退聞聽開門看視，見是鮮於佶，拜下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弟正在這裡念老兄，向年做事不週，甚是羞愧，反叨厚惠，何以克當！」鮮於佶道：「這些小意思，何勞掛齒。常言說得好：『有心來拜年，端午也不遲。』今年一定要煩老兄，與我著實設個法兒，務必弄得十拿九穩方好。」臧不退把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有了。我想代作傳遞，未必一時湊巧，今科關防嚴，字眼關節，一毫不通風，只有一個計較在此：這些號數都在我手裡編過的，只出場時，上心訪著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極好的，便將他甚麼號數，察得明白，我悄悄打進去，把兩家卷上號改了，如替你做文章一般，又沒形跡，此是十拿九穩必中的計較。何如？何如？」鮮於佶道：「如此極好。」遂上前拜謝，說：「我家廣積銀錢，只想頂紗帽戴。倘能成我功名，不忘大恩。」說過，「如今現封銀五百兩，待榜上有名，那時加倍相贈。」臧不退歡喜道：「只一件：老兄事成高中後、做官時，還要許我一兩次肥抽豐才使得，那時莫要做張智，諸事不應。」鮮於佶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我們往酒館內痛飲一回，臨時再作商量便了。」按下他兩個計較作弊不表。

卻說繆裱背，名喚繼伶，他說道：「因我平常喜用幾杯兒，人人都叫我做繆酒鬼，且喜手段高強，生意利市，只為禮部衙門是我當官，時常要去答應。日前禮部鄺老爺衙裡發出吳道子《水墨觀音》一幅，又有一位甚麼霍相公，親自送來《春容》一幅，手工倒是加倍，囑咐我與他上心裝裱。」說完，望壁上頭說道：「這兩項都乾透了。今日天氣清明，不免揭將下來，裝上軸頭，恐怕他們來齷媽媽，快拿出糞盆、糊刷來！」老婆聞聽，走來說道：「老兒，糞盆、糊刷都在此。」繆繼伶道：「媽媽，有要緊主顧家一兩件生意，你可幫襯一幫襯，完成與他，免得他來取討絮聒。你來，你來！」遂拿條凳子，扶著老兒，把畫揭下來。說：「這一幅是霍相公送來的《春容》，又揭起《觀音》像，說：「是鄺家的。待我灑些雲香末子，裝在裡頭，這是辟那蠹魚的緣故。」只見老婆子拿酒肉來，說道：「老兒，我曉得你的尊姓，裱完時，就要幾杯燒刀兒到口了。」

繆繼伶喜道：「這是本等。老人家勞勞碌碌，未免受幾杯，和和筋骨才好。」這老婆兒遂把酒斟上，勸丈夫飲了，又把肉幾片塞他口中，說：「是燒羊肉，多吃幾塊。」飲來飲去，不覺醉將上來。說道：「醉了，我們睡去罷。」繆裱背道：「青天白日怎生去睡覺？」老婆兒正然扯住酒鬼胡吵，卻說禮部當值的走來，說道：「這是繆酒鬼的鋪面了。裡面有人麼？」繆裱背驚問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役人道：「俺是禮部提調衙門，叫你當官的。」繆裱背開了門，醉醺醺的。役人道：「我們來，無別的事。今年大比場中，又要糊房，提調老爺叫你領錢糧出來，好早叫眾人上心快做。」繆繼伶道：「好苦惱，真倒運！」

赤春頭上，生意還不曾做得幾件，就要去當官。」眾役道：「說不得。你是個當行的頭兒，怎麼裝憨打呆的？」遂扯著就走。

繆酒鬼對他老婆說：「我去到衙門中，見過就來。這桌上兩軸畫，一軸是大堂鄺老爺的《觀音》像，一軸是那茂陵霍相公拿來的《春容》，倘來討時，便遞與他。」繆婆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，我曉得！這幾件難道就打發不開麼？」只見丈夫隨眾役去了。繆婆道：「好沒興，剛剛吃得象意，要與老頭兒敘一敘，答一答，又叫當甚麼官。當你娘的官！當你家奶奶的官還剩下半壺在此，老娘不免一齊消繳了罷。」遂口對壺吃將起來，吞咽有聲。忽聽外有人叫門，只當是丈夫轉來，開了門，一把抱住，滿口叫道：「我的老痛肉、老寶貝！你來得正好，我的酒興兒動了，兩個去睡覺罷，再休裝喬了！」這院子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這婆子瘋了！你睜開眼看，誰是你老兒？我是鄺老爺衙裡取畫的，你老兒那裡去了？多時發與他裱的《觀音》像，小姐要供奉，催得緊，快拿與我去！」繆婆子手指桌上說：「畫麼，畫在這裡不是？你就不是我老兒，便同吃兩杯，樂一樂去，何妨？」院子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！一個女人家，醉得這樣一個模樣。」拿起畫來，抽身走了。繆婆起身，猶向外邊望著說：「呸！原來這樣不識趣的，這樣好熱騰騰的酒兒。」遂扭著頭兒，走了數步道：「老娘這一表人材，難道是歹貨兒麼？」

好沒福，好沒福！」望桌上一看，道：「畫原來拿去了呀。怎麼拿著沒袋兒的去？這一軸有袋的落在這裡，想是霍家的，且拿進去，等霍家來討，交與他罷。」

正是：

老表千年慣作精，阿婆老去有風情。

不因一軸丹青錯，怎得鸞交兩處成？

院子將畫拿去，既然錯誤，不知還退回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